

第 六 辑

Nouvelles Choisies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羊脂球

〔法〕莫泊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羊脂球



吴洋 王仲群 李玉芬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羊脂球

好几天以来，溃不成形的队伍不断地从城中穿行而过。那些人又脏又丑，衣着又破又烂，没有军旗，没有士气，简直是不堪一击。这些人大多是被迫入伍的、爱好和平的领取年金的人；还有的是既易害怕，又易慷慨激昂的国民别动队，他们非常灵活，随时准备攻击，也随时准备逃跑；还有一些是在某场大战役中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一些炮兵；偶尔还有一个戴铁盔的龙骑兵。

游击队队伍陆陆续续地过去了，每一队都拥有各自起的诸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之类的英雄称号，他们像土匪一样神气活现。

他们的头领，有的以前是布商，有的是粮商，有的是脂商或肥皂商，如今暂时参军了。他们被任命为军官的原因，有的是金币多，有的是胡子长。他们全身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镶有金线的武器；说话的声音大得可以震耳，常装模作样地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濒临灭亡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伙不知深浅的人才得以维持；但是他们有时也害怕自己的士兵，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令人难以想象，但他们也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据传普鲁士军队马上要开进鲁昂城了。

国民自卫军两个月以来一直在森林里侦察敌人，有时还打死敌人的哨兵。

落在最后的一批法国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他们计划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移到奥特玛桥去；走在最末尾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残兵败将，他实在无能为力；一个能征善战的民族居然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英勇昭著的民族会败得无法收拾，置身其中的将军也有一些惊慌失措。

此后，城里密布着深沉的平静气氛，人们也纷纷持着一种惊恐不安的观望态度。许多生意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战胜者，他们甚至害

怕自己烤肉的铁钎或厨下的菜刀被敌人拿去当作武器用。

生活似乎停止了；店铺的門都紧紧地关着，街上死一般的沉静。

这种等候期间的焦躁不安竟会使人们希望敌人早一些到来。

法军撤走后的第二天下午，几个骑兵飞快地穿城而过。过了不长时間，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下来了一大片人，与此同时两股侵略军涌向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在市政府广场会师；接着，德军从附近的每条街巷开过来了。

沿着那些沉静的房子，传来一片陌生的、喉音极重的口令声；在紧闭着的百叶窗后，有许多只眼睛同时在偷瞧着这些战胜者。依据“战时法”，这些战胜者此刻是本地的主人，主宰着这里的财产和生命。本地的住户都留在家中，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好像碰到了洪水泛滥和大地震一样；不管你多么聪明和强壮，都毫无用处了。整个民族都被地震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肆虐后，淹死的村民、牛尸和房子的梁柱共同顺流而下；战胜方军队一到，他们就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大肆抢劫……这一切都是极其恐怖的大灾难，使人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了。

各家門口都有队伍去敲门，接着士兵们就钻进去住了。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就开始履行了，那就是对战胜者不得不和蔼顺服。

最初的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和气氛。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和这家人在一个桌上进餐。有些军官也很有教养；出于礼貌，偶尔也对法国表示同情。人们无疑很感激他有这种感情；而且或许某一天也要靠他保护呢。把他打点好了，大概还能够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不得不听人摆布，又有什么必要得罪他呢？果真如此的话，无非是为了表示大胆的冒险，而称不上勇敢。此时的鲁昂市民们已经没有大胆冒险的毛病。他们一条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只要不在公共场合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家中对他们客客气气是可以的。于是到了外面，互相之间都装得不相识，但到了家里，却很高兴地说说笑笑，而住在家中的德国军官每天晚上呆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了。

城市本身也慢慢恢复了往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经常出门,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而且,德国骑兵军官对普通市民表现出的那种蔑视神情,并不比去年那些法国步兵军官厉害。

可是在空气中却增添了一种东西,一种无法捉摸的、生疏的东西,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外来的气氛,那便是侵略的气味。

战胜者一直不停地要钱,且要得数目巨大。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交,他们原本就没有钱。但一个诺曼底的大商人,钱挣得越多,当他目睹自己的财产逐渐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痛苦的程度也就越来越深。

但在城外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附近,船夫和渔人却常常捞上来德国人的尸体。这些死尸上都穿着军服,有被戳死的,有被踢死的,有被石头砸开脑袋的,也有从桥上被人猛然一下子推到水里的。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许多这种暗地的、野蛮的却又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被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悄悄的袭击,这比白天打仗要危险许多,却无法享受到光荣的盛名。

对外国人的仇恨心理一直在鼓舞着几个无所畏惧的人,他们随时会为理想而牺牲生命的。

侵略者已把全城人都屈从在他们的纪律之下。可大家传说的那些他们只有在乘胜挺进途中才干的凶恶勾当,在这里却一件都没有干过,因此大家的胆子也都壮起来;做买卖的想法在当地大商人的心中又活跃起来。当时法国军队还占据着勒阿弗尔港,有几个本地的大商人在那里投资了大笔钱,他们非常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随后再坐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在几个熟悉的德国军官的帮助下,竟然从总司令那儿搞到了一张允许离境的证书。

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好了一辆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商议好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天亮之前就出发,为的是不招惹更多人来观看热闹。

到了星期一,大雪下了一个下午及一整夜。

刚刚星期二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已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聚齐,

他们将在那里上车。

在黑暗中，他们彼此都看不太清楚。但是有两个男人还是互相认出来了，接着第三个人也走了过来，他们闲聊起来。一个说：“我把我妻子也带上了。”另外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打算再回鲁昂了，假如普鲁士军队到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去英国。”他们的计划惊人的相同，原因是他们的气质原本相同。

但一直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灯从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门。大家只能听到马蹄踢地的声音，但声音不大。

门突然被人关上了。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了。这些绅士们早已停止了说话；他们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像大帷幕一样从天而降，世间万物的轮廓都看不太清了。

最初提灯的那个人出来了，他身后拉着一匹一点儿也不愿意出来的马。他把马拽到车辕旁，系好缰绳，在马四周转了好半天，才把马具收拾妥当。正当他打算走去拉第二匹马时，他看到这几位旅客已满身是雪，他们对他说：“为什么你们不上车去等着，那样雪就不会落到你们身上了。”

一听这话旅客们都匆忙地奔了进去。

在车厢尽里头坐着的那几位太太，都随身带着小铜脚炉，这种小炉是烧化学炭的；她们赶紧把炭点燃，并且列举这种脚炉的优点，其实互相告诉的事情，每个人都早已知道。

公共马车终于套好了，原来计划套四匹马，而现在却套了六匹，原因是车子重而路又滑，车子不容易拉走。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车厢里有人回答道：“都上来了。”马车于是就启程了。

车走得非常慢，整个车身发出低沉的咯吱咯吱的响声，那六匹马一步一滑，呼呼地大口喘气，浑身上下冒出热气。

不知不觉中，天已慢慢地亮起来，雪也不下了。

在车厢中，借着这黎明的光亮，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尽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着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鸟先生最初给人当伙计，老板的买卖破产后，他就把铺子顶了过来，渐渐地他就发了财。他的买卖是以低价把很低劣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小贩，所以认识他的人及他的朋友都把他视为一个善耍花招的奸商，是个地道的诡计多端、能说能笑的诺曼底人。

他奸商的恶名已是众人皆知，所以本地闻名的一位文笔尖刻、擅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杜尔奈先生，一天晚上在省政府的晚会上，看到太太们都有些许睡意，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的游戏。这个双关语很快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接着又飞向全城的每一个客厅，使得全省的人都笑个不停，几乎有一个月之久。

鸟先生是个善于做恶作剧、爱开玩笑的人，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他都无所谓，这也是他出名的另一个原因。因此无论谁一谈到他，就马上要加上一句话：“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鸟。”

他的妻子高大、强壮、意志坚强；说话总把嗓门提得老高，主意来得非常快；她欢天喜地的把店里经营得充满生气。

鸟先生夫妇的旁边是道貌岸然的卡雷·拉玛东先生，他的身份更高。他在棉纺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自己开有三座纺织厂，得过四级荣誉勋章，是一位省议会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始终是个友好的反对派首领，他当反对派的首领的惟一目的是他先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以便得到更丰厚的报酬。卡雷·拉玛东太太要比丈夫年轻许多，那些被派到鲁昂来驻扎的好人家出身的军官们经常能在她的身上找到安慰。

在她旁边坐着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他们有着诺曼底省最古老、最尊贵的姓氏。伯爵本人专注于在服装上修饰摆布，以便突出他和国王亨利四世有着与生俱来的相似之处。据一种使他家族无比光荣的传说所讲，亨利四世曾使得布雷维尔家族中的一位女子怀孕了，这位女子的丈夫因此晋封伯爵并荣任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也在省议会，和卡雷·拉玛东先生是同僚。他为什么要和南特城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婚，大伙始终认为这是个谜。但是

伯爵夫人气度雍容，待人接物自然得体，而且社会上还传言她曾被路易·菲力普的某位王子爱过。所有的贵族都殷勤招待她，她的客厅在当地首屈一指，仅仅她的客厅还保持着以往的风流情调，因此别人很难有机会踏进去作客。

德·布雷维尔家里的产业全都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的收入能够高达五十万法郎。

以上的六位是车上的基本队伍，都是每年有稳定的收入、生活相对安定、实力相当雄厚的人，也是信奉宗教、有权威的上等人。

恰好三位太太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伯爵夫人旁边还坐着两位修女。其中一个年纪很大，满脸麻子，另一个身材瘦小，一张好看而带病容的脸。

在这两个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大家都集中眼光盯在他们身上。

男的是别号“民主党”的高尼岱，大伙都认识他，他是所有有身份的人最不愿碰见的人。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啤酒馆里出入，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他父亲在世时是一个糖果商，给他留下一份相当富有的产业，他却和兄弟朋友们把产业吃个精光。他焦急地等候共和国降生，用以获得他为革命喝了这么多杯啤酒之后应得的地位。在九月四日的那天，大概是有人跟他开玩笑，他听别人说自己已被任命为省长；但等他上任就职时，办公室的侍役们却拒绝承认他的这项资格，他只得退出来。因此他又从事当地的军事防卫工作。他命人在平原上挖了许多坑，把林中的小树全都砍倒，在公路上埋伏下许多陷阱；对这些准备工作他非常满意，因此等敌人快到时，他就立即回到城里。如今他认为到勒阿弗尔去可以更好地为国效劳，那里迫切需要新的防御工事。

那个女的是个妓女。因为身体过早发胖而得到了一个外号叫“羊脂球”。

据说她具有许多别人无法想到的本事。

当大家认出她来以后，那几位正经妇人耳语了一阵，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虽然这几位妇人是低声说的，却能听得见。

她不由得抬起头，环视一遍同车的人，眼神充满了挑战意味，并且让人觉得是无所畏惧，大家马上不再出声，低下了头；只有鸟先生还神态颇为紧张地偷看着她。

但是过了一会儿，那三位太太又开始谈话了，由于车里有了这位妓女，她们居然彼此成了朋友，而且简直是知己了。在她们看来，好像在这个无耻的卖淫女人面前，她们一定要把她们贵为人妻的尊严拧成一股劲，因为合法的婚姻总是蔑视不合法的自由爱情的。

因为有高尼岱在面前，那三个男的彼此间更为靠拢，他们正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口吻谈论着金钱。于贝尔伯爵讲述的是普鲁士军队给他带来的损害和将来抢走牲畜、无法收获庄稼等等可能造成的损失，说话时显出不在乎的神情。卡雷·拉玛东先生在棉纺业方面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因而曾悄悄往英国汇了六十万法郎以备艰难时刻之用。至于鸟先生呢，他早已把酒窖里剩下的普通酒全部卖给了法国后勤部。因此，政府欠了他一笔巨款，他如今正准备去勒阿弗尔去领取。

这三位即使社会地位不同，可在金钱的牵引下，他们感到彼此都成了兄弟。

到了上午十点钟，他们还没走出四法里。大家有些着急，由于原定在多特吃午饭，看来天黑前都没有希望到达那里了。大家都在留意，能否在大路边找到一个小酒店，但不巧车却陷进了大雪堆里，费了两个小时的劲才把它拖出来。

大家都饿得心慌意乱的；但连一个小饭馆也看不到，更看不见一个小酒店，所有的买卖都被普鲁士和法国的军人吓得停业了。

车里的男人们都跑到附近那些农庄里去找东西吃，但他们连一片面包都找不着。因为农民害怕挨抢，早把存储的物品隐藏好了，那些饥饿的兵士们发现什么都要强行拿走的。

下午一点左右，鸟先生公开表示，他实在感到胃里空得发慌。事实上大家都与他同样早已难过得要命；即使连说话的劲头也没有了。

大伙都轮流打起哈欠来。

羊脂球弯下腰去好几次，似乎在找什么，每次都犹豫一下，看看旁边的人，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鸟先生表示他愿意出一千

法郎买一只肘子。他的妻子动了一下，好像是反对，不过很快又安静下去。听说浪费金钱，她心里自然难受，即便对这方面的玩笑，她也会信以为真。伯爵说：“说实话，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为什么没想到带点东西来吃呢？”于是大伙纷纷都埋怨自己为什么没带东西吃。

高尼岱带着一壶朗姆酒，他请大家喝一点儿，大家都拒绝了。仅仅鸟先生接受了这番好意，他喝了一点儿，然后把酒壶还给高尼岱并道谢说：“真不错，暖和了，也忘记了饥饿。”酒一下肚子，他兴致也高了，提议跟歌谣里唱的一样，吃最肥的旅客。这是暗指羊脂球，那几位有教养的人听后觉得非常刺耳。谁也不去回答他，只有高尼岱微笑了一下。那两个修女也停止念经，双手放在肥袖管里，一动不动，低着头使劲地看着地。

三点钟的时候，公共马车来到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羊脂球终于从长凳底下抽出一个大篮子。

她先从篮子里拿出一只陶瓷碟子，一只小银杯，然后又拿出一个大罐子，里面装着两只切碎的小鸡；篮里还有许多其它好东西，什么水果呀，肉酱呀，糖果呀等等，总之这是为三天旅程预备下的食品，而且在食品包的中间还露出四个酒瓶的瓶颈。她拿起一只鸡翅膀，慢慢地吃着，同时就着一块小面包。

所有乘客的眼睛都盯着她。随后是香味四散，大家的鼻翅都张开了，而且嘴里涌起了大量的口水。那几位太太对羊脂球的轻蔑已变得更加厉害了，她们恨不得杀死她或者把她扔下车去，抛在雪地里，连同她的酒杯、篮子以及那些食品一同扔下去。

鸟先生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罐鸡不放。他说：“简直是妙极了。这位太太比我们想得周全。”她于是就抬头望着他说：“您吃一点吗，先生？从早上一直饿到此刻真不好受啊。”他打个招呼说：“老实说，我还真难拒绝，我确实是支持不住了。到哪一步就得说哪一步，您说对不对，太太？”他然后朝周围膘一眼，接着说道：“在这种时候，能碰到心地善良的人帮忙，真叫人感到痛快呀！”他把一张报纸摊开，免得弄脏裤子，然后掏出小刀，挑起一个鸡腿，细嚼起来；嚼得津津有味，以至在车里引起一串失望的长叹声。

但羊脂球这会儿又邀请那两位善良的修女也来参加这顿便餐。这两位修女很快就答应了，嘟哝了几句道谢的话以后就吃起来了。高尼岱也接受了羊脂球的邀请，每个人把报纸摊在膝上，拼成了一张饭桌。

鸟先生在自己的角落里非常起劲地吃着，劝他妻子也这样做。她拒绝了半天，最后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她的丈夫于是用非常委婉的语句请问他们的“可爱的旅伴”，是否同意他拿一小块鸡肉给鸟太太吃。羊脂球说：“可以，当然可以，先生。”她和蔼地把罐子递了过去。

打开第一瓶红葡萄酒后，由于只有一个酒杯，大家只好把杯子揩抹一下互相传递着喝。惟独高尼岱一人不揩抹酒杯，而且还故意找羊脂球唇迹未干的地方喝，无疑他是有意向她献媚。

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和卡雷·拉玛东夫妇四周的人都在吃东西，食物的香气使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突然，那位棉纺厂主的太太长叹了一口气；她眼皮一合，头向下一低，晕过去了。她丈夫吓得手足无措，要求大家来帮忙。大家也都束手无策，那个年老的修女却扶起了病人的头，把酒杯轻放在她的唇边，喂她几滴葡萄酒喝。那位太太此时才微微一动，慢慢睁开了双眼，无力地说她现在觉着舒服了许多。不过，为了避免再犯病，那个修女逼着她又喝了满满一杯葡萄酒，并且说：“就是饿坏了，没别的缘故。”

这时，羊脂球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眼看着那四位饿着肚子的旅客，慢吞吞地说：“天啊，我如果不冒昧的话，真愿意请这两位先生和两位太太也……”她怕惹出一场无趣，白受侮辱所以不再往下讲。鸟先生说话了：“唉！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应互相帮助。来吧，太太们，不要客气，为什么要拒绝！我们能否在一个住所过夜，都还不确定呢。像这样的走法，明天中午以前也到不了多特。”他们都不再犹疑了，谁也不敢负责任地说一声“好吧”。

后来问题还是解决了，解决问题的人是伯爵。他对着那个肥胖姑娘，摆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架子说：“好，我们领情了，夫人。”

随后，大家就毫不客气了。一篮子东西被吃个精光。这篮子里

原来还装着鹅肝酱、肥云雀酱、熏牛舌、梨、甜面包、细巧甜点心。满满一杯子醋泡的黄瓜和洋葱，这两样是羊脂球与别的妇人一样最爱生吃的蔬菜。

既然吃了人家的东西，就不能不和这位姑娘说话。于是大伙纷纷聊起天来，一开始大家都非常矜持，但羊脂球说话很有分寸，大家也不再拘束。德·布雷维尔太太和卡雷·拉玛东太太都是很精通交际礼貌的人，知道如何对她表示和气而又不失身份。尤其是伯爵夫人，她显示出最高贵的夫人不怕接触污秽的那种屈尊的和蔼态度来，对羊脂球显得非常和气。可肥胖的鸟太太，仍是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她吃得多，说得却少。

大伙很自然都谈到了战争。他们谈了好多普鲁士兵士的残暴行为和法国人的英雄事迹；这些人钦佩别人的勇敢而自己却在逃脱。各人讲起各人的经历，羊脂球讲述给别人的是她怎样离开鲁昂的情形，她的愤慨是发自内心的，言词也十分激烈。她说：“我本以为我能留下不走。我家中有许多食品，供给几个兵士吃喝总比乱跑乱奔好些。可是等到我看见这些普鲁士兵士，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了。他们把我都快气死了；我羞愧得哭了整整一天。假如我是个男人的话，那当然好极了！后来他们住到我家里来了。走进我家大门的第一个人就被我掐住了脖子。掐死他们并不费事。假如不是他们拽住我的头发，这个家伙肯定是被我掐死了。我不得不藏起来，一有机会就藏进了这辆车里。”

大家都夸奖她，她的这些旅伴表现得没有她勇敢，在他们眼中，她立即变得高大起来。高尼岱始终听她讲，他脸上显示出赞许的、善意的微笑。

一篮子的东西都吃光了。十多个人轻而易举就把这么一篮子东西吃完了，大家对这篮子为什么不再大一点儿感到遗憾。大家把东西吃完后，谈话气氛稍微冷淡了一些，但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天色渐渐黑下来，羊脂球尽管身体胖，也不由得一阵一阵直打冷战。德·布雷维尔太太把脚炉借给她烤一下，羊脂球马上接了过来。卡雷·拉玛东太太和鸟太太也把各自的脚炉递给那两个修女。

车厢里黑漆漆什么也看不清，羊脂球和高尼岱之间突然间有一种冲动；鸟先生的双眼在黑暗中好像看见那位长着大胡子的高尼岱急忙向旁边一闪，大概挨了不声不响打过来的十分结实的一拳。

前方出现了忽隐忽现的小火光。多特到了。一共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加上四次让马停下来吃燕麦及喘口气的两个小时，共十四个小时。车开进了市镇，在商务旅馆前停了下来。

车门开了。一种腰刀抽出皮鞘的声音使所有旅客吃了一惊，随后是一个德国人在大声喊叫。

车虽已经停住，但没有一个人下车，大家好像预料到一走出去就会被杀似的。车夫出现了，手提一盏车灯，灯光映出那张恐慌万状的脸，他大张着嘴，睁着又惊又怕的眼睛。在车夫身旁，灯光里站着一位德国军官，他是个大高个青年。

他用阿尔萨斯腔调的法国话命令旅客下车：“先生们和太太们，你们还不下车吗？”

两个修女首先听从命令，紧接着伯爵和伯爵夫人也走出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棉纺厂厂主和他妻子，再就是鸟先生和他的大个子老婆。他脚一着地就对那军官来了个：“你好！先生！”与其说是表示礼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对方看了他一眼，并不理他。

高尼岱与羊脂球坐在车门口最后下来，在敌人面前，他们显露出高傲的气概。那位胖姑娘尽量控制自己，高尼岱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胡须，手有点儿哆嗦，很有点儿悲剧意味。他俩的用意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场合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代表着自己的祖国；他们心里反感旅伴们的那种恭顺态度。她竭力要比同行的正经妇女显得自尊心更强；他整个态度中都显出他们在大路上挖洞刨沟时所体现出的抗争精神。

他们走进了旅馆的厨房，呈验了总司令签发的离境许可证；证件上明白无误地注着每个人的姓名、相貌、职业，那个德国人一边看证件，一边看本人，把这批人上下打量了好半天。然后他说道：“好了。”随后就走了。

大家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大伙马上叫旅馆准备晚餐。他们的住

所集中在同一条长廊里，廊尽头有一扇玻璃门，门上写着“一百号”。

吃饭的时候，旅馆的老板出现了，他姓弗朗维，他问：

“哪位是伊丽莎白·露丝小姐？”

羊脂球不由一惊，回答道：

“我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现在要和您谈话。”

“和我？”

“是的，假如您就是伊丽莎白·露丝小姐。”

她先为难了一阵，但稍稍迟疑后，就断然地回答：

“也许是找我，但我不去。”

四周一阵骚动，大家议论纷纷，研究军官发布这个命令的原因是什么。伯爵走了过来：“您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夫人；您一拒绝，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对您没有好处，也对您的旅伴们不利。遇到强大的人是不该反抗的。他的这种举动不会隐藏什么危险，肯定是有什手续忘办了。”

大家软硬兼施；因为大家都怕她的轻举妄动会引起麻烦。她终于被说服了。她说了一句话：

“好，我去，不过是为了你们大家我才去的。”

伯爵夫人马上握着她的手说：

“因此我们都很感激您呀。”

她出去了，大家没吃饭等着她。

过了十分钟，她喘着气，涨着通红的脸回来了，好像要窒息过去似的，怒火万丈，嘴里不停地嘟哝：“这个混蛋！这个混蛋！”

大家都急于知道真相，伯爵也一再追问，她严肃地回答：“不，我不能说，这与你们毫不相干。”

虽经过了那场惊慌，这顿饭还是吃得很高兴。

弗朗维先生和他的妻子在桌的一头吃饭，弗朗维太太讲起话没个停。

她丈夫时不时地阻拦她：“弗朗维太太，你最好还是少讲点儿。”但她丝毫也不理会，依旧说着：

“这些家伙，除了土豆、猪肉，还是土豆、猪肉。不要以为他们多洁净，他们随处拉屎撒尿。他们上操，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全待在大空地里：总是往前走，往后走，向这边转，向那边转。如果让这伙人去种地，或去修路，那也是不错呀！可是这伙军人，没人得到他们的益处！老百姓们养着他们，目的就为了让他们什么都不学，光学会大批杀人！我是没受过教育的老婆子，但看看他们整天一直踏来踏去，我心中就不免这样想：有些人发明东西，目的是有益于人，可另一批人费尽辛苦却只是为了去损害别人，这应该吗？杀人无论如何是丑恶可憎的事，不管杀的是普鲁士人还是英国人，或是波兰人，或是法国人。别人损害了你，你报复，这肯定是不对的，因此你要受刑事处分；可他们拿着枪大批屠杀我们的小伙子，如同杀飞禽走兽一样，那就对吗？如果不对，那么把勋章奖给杀人最多的人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原因，我非常不明白。”

高尼岱提高嗓门说：

“如果是攻击一个保持中立的邻国，那么战争是野蛮的；假如是为了保卫祖国，那就是一种神圣的责无旁贷的职责。”

那老婆子低下了头，然后说：

“是的，假如是为了自卫，那自然是另一回事儿；但那些专为寻求作乐而发动战争的帝王，是否应该把他们统统杀掉呢？”

高尼岱的眼中闪出了光亮，他说：

“说的非常好，女公民！”

卡雷·拉玛东先生不由沉思起来。即使他始终崇拜那些名将，可这个乡下女人的讲说却让他想到这么多的人力，被废而不用，任他们空耗国家钱财，如此强大的力量被弃置在不毛之地上，如果把它们用到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大工业上去，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

这会儿鸟先生已经走去和旅店老板悄悄谈话。老板向鸟先生订购了六大桶葡萄酒，等到春天普鲁士人走了再交货。

晚饭一吃完，大家马上去就寝了。

鸟先生把有些事看在眼里，他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听，一会儿又用眼贴着锁孔力图发现点“走廊上的秘密”。

一个小时后，他听到一阵窸窣窣窣的声音，立即向外看去。他看到羊脂球穿着一件长睡衣，手中端着一个蜡台，向走廊尽头那个房门走去。几分钟后羊脂球回来，高尼岱跟在她的后面。他们的说话声很低，后来两人就停下来不走了。羊脂球好像是在坚决阻止他进她的屋子。鸟先生无法听清他们说些什么，但最后他们的声音高起来了，他终于耳朵刮着了几句。高尼岱不停地央求说：

“您有多傻，对您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

她显然非常生气，回答：

“不行，有时候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再者，在这里，简直是件可耻的事。”

他大概丝毫不理解其中的道理，还在问什么缘故。她大发脾气，嗓门提得更高了：

“什么原因？您知道吗？普鲁士人不就在这所房子里吗？大概就在隔壁的屋里呢。”

他再也不说话了。敌人在旁边，这个妓女也拒绝接受男人的温存，这种爱国主义的节操唤醒了他在丢盔弃甲时的自尊心；他只得抱住她吻了一下，便轻手轻脚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鸟先生心里如同烧了火一样，掀起盖着他妻子粗硬身躯的被子，吻了她一下，把她吵醒了，她低声问：“你爱我吗？亲爱的。”

第二天原定八点钟出发，因此这个时候大家已聚在厨房；可那辆车子却孤零零地放在院子中央，既找不到马也没有车夫。所有男子决定到镇上去搜寻这个人，他们共同走了出去。他们来到广场看见的第一个兵士正在一所低矮的房子里削土豆皮。不一会儿，又看到一个兵士在替理发店洗涮屋子。还有个兵士正在亲一个哭着的小孩的脸，哄他别哭。那些肥胖的乡妇——男人们打仗去了——正指挥那些驯顺的胜利者在那里做比如劈柴、把热汤倒在面包上、磨咖啡一类的工作；有个兵士在替他的手脚不灵的老婆子房主洗衣服。

伯爵惊诧不已。于是他请问一个教职员。这个虔诚的老信徒回答：“噢！这些可不是坏人；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们把老婆孩子抛在家乡；战

争对他们来说，一点儿也不是件趣事。我断定，那里的妻子们也在哭啼啼挂念男人；将来也和这里一样，穷得走投无路。这里，此刻还算不上倒霉，因为他们没有干坏事，他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做事。看见没有？先生，穷人间就该相互帮助……喜欢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高尼岱目睹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会取得如此友好的谅解，十分气愤，他立即走开。鸟先生说了一句笑话：“他们正在补充人口。”卡雷·拉玛东先生也说了一句话，倒挺严肃：“他们在赔偿损失。”可是他们还没找到车夫。最后在咖啡馆里找到了他，他正和普鲁士军官的勤务兵亲像兄弟一样并排坐在一张桌旁。

伯爵生气地问：

“没有告诉你八点钟套车吗？”

“告诉过，可后来我又接到一道命令。”

“什么命令呀？”

“告诉我不要套车。”

“这道命令是谁下达的？”

“当然是普鲁士指挥官。”

“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不知道，你们去问他吧。他们不允许我套车，所以我就不套车。事情就是这样。”

“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吗？”

“不，先生，是旅店老板替他传达给我的。”

“什么时候？”

“昨晚，我正要睡觉时。”

三个男子心中十分不安地回到了旅馆。

他们想见军官，可那无论如何也办不到；虽然他就住在旅馆里，却只同意由弗朗维先生和他谈老百姓的事情。大家只好等着弗朗维先生起床。

高尼岱在厨房里的壁炉下面坐下来，他叫人为他搬来一张小方桌，外带啤酒一瓶，随后叼着烟斗抽他的烟。

鸟先生跑到小酒店推销他的葡萄酒去了。伯爵和棉纺厂厂主谈